



本书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以书名《花花世界》出版，现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安排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花世界 / 智海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95-0413-8

I. ①花… II. ①智… III. ①漫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25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编: 276017

开本: 920mm×107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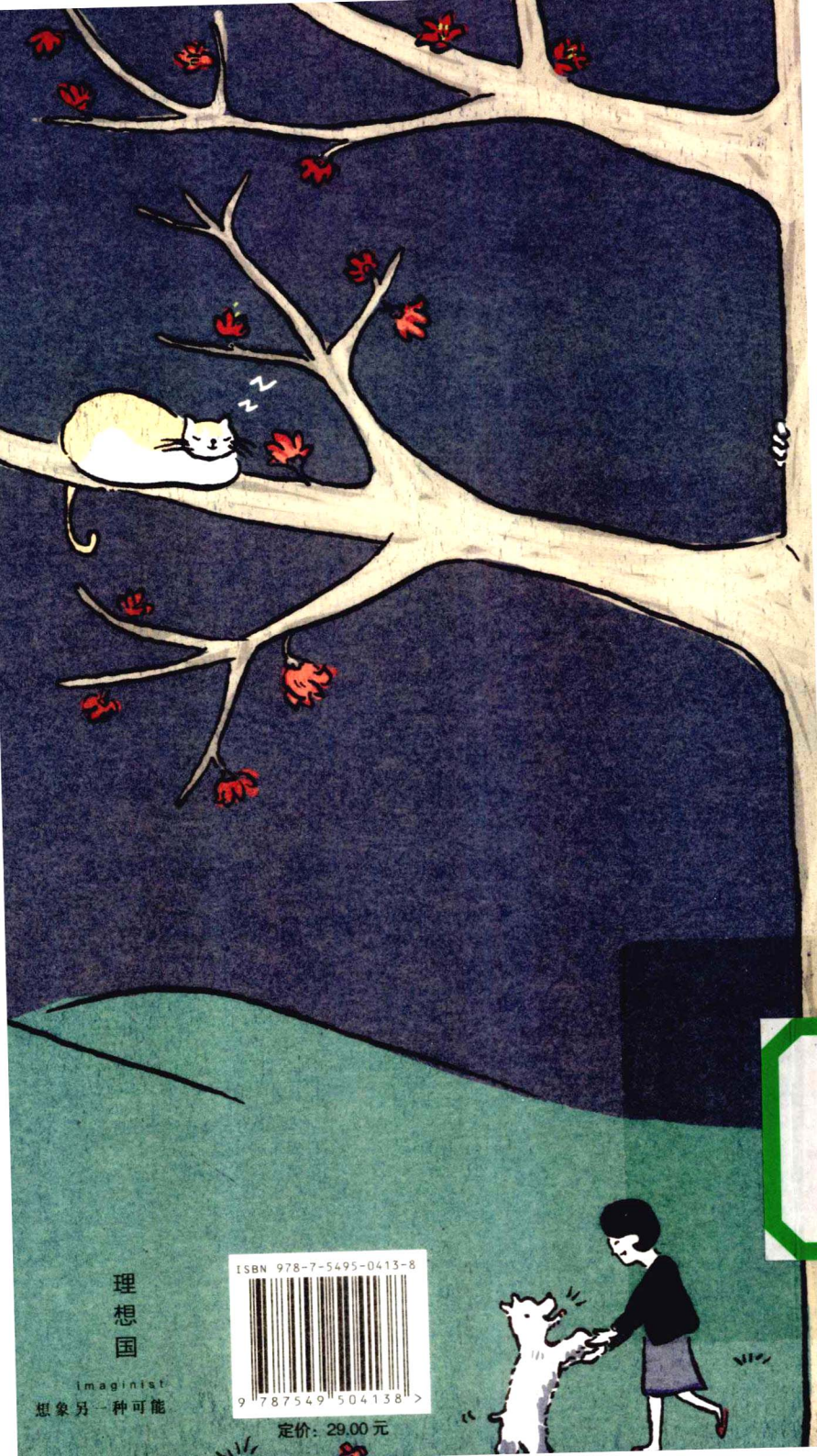
印张: 5.875 插图: 168幅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ISBN 978-7-5495-0413-8



9 787549 504138 >

定价: 29.00 元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国

imaginist

花 花



序一

从牛仔到花花，
童年的你从前现在一般可爱

◎ 尘翎

小时候，家里常看的报纸是《明报》。父亲喜欢读报，我也喜欢读报。报纸买回来，父亲通常把副刊抽出来给我，他读港闻，我读副刊，然后互相交换，这是父女之间一段奇妙的阅读时光。长大以后，我常记起。

那时候最爱看王司马的牛仔漫画，总是急着看契爷与牛仔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渐渐地，他们就像我熟悉的朋友，或是邻居，起居生活与情趣跟我們没有什么不同。漫画里的契爷，有时爱捉弄活泼而纯真的牛仔，有时却是倒过来的，儿子喜欢拿父亲开玩笑。情节是日常生活，情感也是家常的，没有大悲与大喜，却有诸多的小情小趣和挑通眼眉的小幽默，在我那稚龄的心里，淡淡地留下痕迹，成了童年不可缺少的漫画记忆。甚至，我对于死亡的最初步理解与感触，也是从王司马的去世而来。有一天，那方块没有了惯常的几格笔墨，取而代之是有人画了一幅契爷上天堂的图画，画面是欢乐而充满大团圆的意味，像是早年的粤语长片，终局常是圆满的。

好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懂得，是现实生活艰难，善良的创作人不忍心道出真相，宁愿让作品轻松

甜美，好抚慰人心，提供喘息的空间。善良，也需要有向现实抗衡的勇气与力量才能成就。

自王司马离去，这一脉温情满溢的港式漫画从此留白。于是，喜欢王司马、喜欢他笔下的契爷与牛仔，变成一种怀旧的品味，一种永远停留在童年时代的老好记忆，是我们这些曾经在缤纷的八十年代于父母身边尽情撒过野的孩子的永恒 best kept secret。而我们无法告诉沉迷在各种网上娱乐或日系漫画的下一代，那些不可追念的简朴本土日常生活美学，那种直率得有点天真的亲子情感。我不说谁失落了什么，也不说过去总是更美好，世界的确不再一样，而我庆幸曾经历过王司马的漫画时代。

看到智海的《花花世界》，那些明朗而利落的线条，那种温柔简朴的人情味，那抹久违了的纯真，勾起我对王司马的记忆，似曾相识，昨日仿佛未曾远去。读着叶爱莲的序，述及《花花世界》的来龙去脉，说这是智海向王司马致敬之作，我打从心底笑出来：契爷与牛仔，爸爸与花花。父子也好，父女也好，原来都未曾忘记。

只是时代转变了，从前素白干净的报刊，契爷与牛仔藏身之处，尽管也有伤春与悲秋，毕竟不及爸爸与花花如今面对的花花绿绿世界。换个角度看，《花花世界》的存在未尝不是奇迹，它自身就是一种对抗，逆时代的静默发声。人物纯真，对白简单而直接，甚至不故作惊人、不发人深省，仅只是直接的善良、温馨，就像家常的粥粉面饭，

不搞鬼，无添加，却实在饱肚，暖肠暖胃。这花花世界，如此静好，恍若世外桃源，我想，就算让王司马看见，也会点头微笑吧。

然后就是智海，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沉郁的黑白画风，笔下角色孤寂而沉静，像鬼魅一样漂浮人间，不停叩问存在的意义，创作的意义。那些追问，就像压在心上的石块，叫人久久难以抒怀。这样阴霾的智海，跟《花花世界》的智海，活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却都如恐龙般濒临绝种，前者是希望的渺茫，后者是渺茫的希望。

对于熟悉法国文化的智海，我猜他也像我一样喜爱历久不衰的法国童书《淘气的尼古拉》系列，Goscinny 的故事有趣而深刻，桑贝的插图锦上添花。我觉得 Goscinny 书写的立场更像是哲学的立场，透过孩子的目光，观看成人世界的狼狈与不堪，尼古拉若无其事的淘气，默默颠覆了成年人的游戏规则。这样纯真而懂事的小孩子，在每个国度每个年代都可寻得。

实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小孩子，有时他或她就住在我们心里，有时我们却要在别处寻找。在香港，从前我们有牛仔，后来我们有麦唛麦兜，现在我们有花花。但愿人长久。

序二

树梢上的花花年年盛放

◎叶爱莲

小时候，我望着阳光下飘来飘去的微尘，幻想那些在金光里飘荡的小尘埃是仙子，或任何一种美丽的灵魂；或听见呼呼风声，以为谁人在自己耳边低语；看见月亮，总以为高挂天上的镜子老是跟在自己的身后转。长大后我们分享儿时往事，朋友们都惊讶于那些空中的小尘埃，为何能同时启发在不同地方长大的孩子。而孩提时代的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想法大概就是诗的基本。

四格漫画《花花世界》在《太阳报》连载一年多了。我已经不大记起当初是智海先想到要向我们儿时最爱的漫画家王司马致敬，还是我先想到“花花”这名字。但无论如何，友侪们都喜爱无字漫画《牛仔》里的两父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牛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朋友的童年读物。我们永远记得胡子爸爸如何鬼马地作弄牛仔，当时，智海一边在酒吧里乱涂新连载四格漫画的主角造型，一边说着《牛仔》如何浪漫温柔、如何温暖过孩子们大人们的心。谈话间，他就画了一个冬菇头发型、发尖向内勾的小女生，她穿着水靴，典型的清爽型小女生造型——没有可爱公主孖辫子，没有卡通小书包，没有被宠坏，而是像智海一样热爱大自然的小女生。

我胡乱给她一个名字：“就叫做花花吧。”

我不敢自认，但小时候的我就巧合地跟花花一样留着冬菇头。花花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在我们讨论着花花的故事的同时，我们发现大家在孩提时代都曾做过无数大同小异的傻事：如把尘埃当成天使、以为月亮会跟着自己的步伐移动、问“全世界最××（可以填上任何词语）的是谁”等问题（然后，有天，在异国与孩子们游玩间，就听到了这个句式的问题）。

好像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何种背景，全世界的小孩都是以同样的心境长大的。世界永远很大很有趣同时又很可怕，但孩子的想象不论关于美好或恐惧，如果把它们打开铺平于纸上，让它们张开，我们就能看到诗。

于是，一向以风格沉郁见称的智海就与花花相处起来。在阅读《花花世界》的时候，不难发现花花对智海的改变。给花花添上温暖的颜色，给花花和爸爸写有趣的对白，给花花的妈妈画一个美丽的发型，给花花画了小狗比比奥（Biblio）和小猫比比亚（Biblia）。他一直在为花花找寻一套合适的漫画语言，把全部爱心倾注。智海时常提起多年前在儿童杂志工作时，他从麦家碧身上学到的，画给小孩看的漫画需要温柔的道理，多年以后，我们终于看到智海以温柔坚定的心一格一格地描画起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追看的花花。《花花世界》里有很多篇章都是简单美丽的诗篇。

智海说，他此刻的愿望是把花花“凑好”，就如她是他的好孩子。于是我们能读到暗恋牛仔的花花，与小狗抛接皮球以确定心上人是否也喜欢自己的花花，花花和爸爸一起玩手指游戏，一边吃熊仔饼一边幻想自己吃掉熊仔手臂的花花，花花坐在树梢上问刚冒出头来的木棉花蕾是否就是去年开过的那朵。这些有时叫人会心微笑，有时却叫多愁善感的人鼻子发酸。

作为《花花世界》粉丝会（非正式）会长，我认为《花花世界》不单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已经长大了的孩子。花花的所想所感可以是每一代孩子的心声——不论时代再新，科技再发达，孩子们还是一样会对世界感到好奇，还是一样的充满想象力，他们依旧会暗恋同班同学，也会喜欢在阳光下观察自己眼前如蝴蝶一样的睫毛。我有预感，花花和她的家人将会成为这个世代的孩子们喜欢的港产漫画人物。我和我的朋友们和朋友的孩子们都那么喜爱《花花世界》。

愿木棉树梢上的花花每年都盛开！

自序

花的寄托

◎智海

儿时家贫，没多买课外书，除了隔周四在屋屯停泊的公共流动图书车借书以外，便只有待过时过节拜访祖父母家，看《牛仔》漫画。这部漫画除标题有字外，纯以图画表达。虽然看得似懂非懂，但对上学识字为人生要务的小学生来说，实在看得痛快，管他作者是谁，王司马？司马迁？小时我都分不清。

后来重温慢慢搜集得来但不齐全的旧版《牛仔》，惊讶王司马纯以图画说故事的过人本领，像个不用言语说话的人，用神情、动作、手势和停顿来表达，感情非常丰富，手法内敛，却又准确。长大了再读，自有另一番味道，从前看不懂的，如今领略更多。《牛仔》可称隽永，在于读者能够细味。

从前不喜欢小孩，嫌烦。我不大清楚为何把这样的题材接下来，只直觉周遭空气混浊，未能单纯地深呼吸，想是出于《牛仔》漫画里的旧时代与当下对比而产生的落差。但《牛仔》亦给我很多启迪和动力，令我想要画出个未来，适逢杨学德引荐，始在《太阳报》专栏展开《花花世界》系列。创作乃无中生有，把未见的心象化成可见的；现实中没有一事物非由人的想象和思考产生，美意生善，歪念生恶，花花世界无非内心世界。笔

下的爸爸和花花，多凭观察、回忆和想象写就，我虽未为人父，但实实在在做过小孩。《花花世界》可说是我和从前的我的交流，也更是我对未来的我的寄托。我怎不爱惜从前的我？我怎不爱惜未来的孩子？专栏一路画来，我渐渐变得很喜欢小孩子。

所谓寄托，不过简单如一朵花。为了有花，得有种花的环境：青空净水肥田，本是天赐不收分钱，现在竟变奢侈，人多谈金谈忧，却少谈生。花花像你像我，天生敏于昼夜四时、花香鸟语，因她知道，一朵花就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而人脱离了自然，便无从浪漫。

感谢《太阳报》副刊的 Laura, Clara, Iris, 香港三联书店的 Anne, Jodie, Alice, 撰序的陈宁（尘翎）小姐，给花花起名兼撰序的叶爱莲，好朋友杨学德、小克、江康泉，在电邮里分享第一手读后感的一众好友，还有喜欢花花的读者，花花向你们说声：生活快乐！

二〇〇九·初夏